



孝經宗旨引證

合刻

全

仁心
12/0
1-1





序

語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至哉言也吾儕小人末世窮年徒學雜識志未會讀書活法而妄鼓饒舌曰莊周異端之徒不知聖人者也唐虞三代之禮樂吾獨明之孔曾思孟之道術吾深達之退而視觀其所以由克伐怨欲荼毒心胸蔽陷離窮枳棘思意虛譎百端暴賊萬計其所安者亦唯財色名

利讀書百萬以至汗牛充棟未嘗得顧其安而由其誠也是以弟子負其師極口而訐微讒毀師亦擯斥弟子不墜諸淵則皆獲陷阱隱賊暗害以爲祕密真印於所謂不可解於心者與無適而非君者弁髦不啻也父子君臣之際亦猶如此而況於夫婦兄弟乎况於朋友之交乎若使漆園老人復起於九原以奉咳唾之餘教吾儕小人豈可不嚙舌而死哉夫古之爲學也豫時孫摩約達微藏終以盡命義之性故曰顧諟天之明命又曰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既而德成道明出服官政則忠貞輔弼使君超然立乎顯榮之地天下稱孝焉其開道術也活潑圓機如此君苟有過臣能諫之父有失德子善喻之夫婦兄弟朋友之信亦以救過全爲己任所謂人倫正而孝德備焉者非耶不然定省不曠養事不懈皆是陽飾孝慈之僞行而陰逞貪欲之邪術欺己誑人以至于如彼沝泉淪胥以亡故曰禿而施鬣病而求醫孝子操藥而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一日山如山入室出示羅汝芳

之孝經宗肯揚起元之孝經引證二篇曰弟子以是書爲悵祕論衡者有年於斯矣每聽先生開示之說暗合默協分毫不差不審先生亦嘗讀焉耶否龍手閱之徐語如山曰南山生蘭採取以比北嶽之蘭花葉色香皆同焉西洋產金淘汰以混東海之金堅剛利斷盡均焉五方之民嗜欲不同學以盡性則眼橫鼻直凡聖何擇焉小子勿輕視廼公舜何人是顏之學也行堯之行是孟之術也小子勿輕視廼公夫子不言乎自其異者視之肝膽

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一也者何命義是也如山起曰若夫知命明義其性同一弟子既已得聞命矣不知汝芳起元出于何代而傳道於何等明師也龍時揮塵曰學稼問之老農爲圃請之老圃余唯取二君子痛醒世人之妄夢以達至性之孝德已何賣博學奇才以掠市井之虛譽小子欲審二子之行狀事實則質之於考證學士學士不知通讀明史羅揚列傳及王守仁一家書何煩無學愚直翁時如山言下醒悟拜跪曰弟子

今開無相宗旨，豈敢不正有相引證哉。於是乎遂
以為序。於時二月廿五日，赤城愚直翁田龍雲卿甫撰
文政二年祝犁單閼春三月望，書於東都城南建
標樓中。余亦與二君于赤城，觀其人之安樂，以
於同者，即願出山，日欲夫
壽長心散山，日欲夫
於山，自其同者，願之



序
道猶燈也。燈火不明，則視物不真。欲視物真，唯在明

燈已百年，幽谷一燈照之，則豁然。光明數椽，小室失
一紙燭，則立地昏黑。然則不可頃刻無燈也。不可頃
更無道也。以道燭物，則是非枉直之狀，歷分明。赤者
我知其為狐黑者，我知其為烏。花紅柳綠，絲毫不差
也。看來，聖賢佛菩薩隨緣應時，交開小鋪席，賣鬻燈
心。暗夜若有求明之客，出來不賒分文，隨手賣與使

之傳燈續燄燭天耀地也獨奈燈火將明八風易動
能不被吹滅者不知有幾人也昔者洙泗之一燈至
於孟軻而光燄大熾其既沒也幾數百年不聞有傳
燈者在也及明道象山善覓火種以續不傳之燈於
是道燈一明乎趙宋也後數百年至於朱明有王陽
明者盛講良知之學有陳白沙者別持主靜之說各
以續聖賢之燈使學者各明慧炬以入乎堯舜之社
火於是道燈二明乎皇明也余好讀其書旁及龍溪

王氏近溪羅氏念庵羅氏等之所述作自以怡悅嘗
藏羅近溪之孝經宗旨揚復所之孝經引證二篇鍾
愛有年於此矣一日家君召如山於膝下誨言曰夫
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汝愚昧而不能繼述
然從學日久矣先生之提耳面命不知其幾數次想
當是非枉直之間小有辨知焉如能梓是書以公諸
天下與孝子慈孫相共造道使吾一家祖燈永不滅
乎後世則庶幾得報乎父師教育之萬一而可以無

孝經宗旨

愧怍乎俯仰之間。小子勉之。如山謹拜受。誨言退而
命工以垂過庭之義訓云。

後肥字土藩臣。岨嵗陳人山如山撰。

竹屋今井戴雪書



孝經宗旨

孝經宗旨

明

盱江近溪羅汝芳著

日本

東都堀唌山如山校

問道羅子曰道之為道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切近易見則赤子下胎之初啞啼一聲是也聽着此一聲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聲啼多少意味其時母子骨肉之情毫髮也似分離不開頃刻也似安歇不過真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直見乎天地之心亦真是推之四海皆準垂之萬世無朝夕舍此不着力理會而

言學焉是謂遠人以為道縱是甚樣聰明甚樣博洽
甚樣精透却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用力雖勤而
推克不去不止推克不去即身心亦受用不來求其
如是而已如是而人如是而家國天下如是而百年
千載我可以時時服習人可以時時公共而云學不
厭教不倦也亦難矣哉經曰此之謂要道
問仁與孝亦有別乎羅子曰無別也孔子云仁者人
也蓋仁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
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而後

能踐形踐形即目明耳聰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
機不拂充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仁
既成則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
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
非孝也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問孝何以為仁之本也羅子曰子不思父母生我千
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
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悲愴生焉疼痛覺焉
即滿腔皆惻隱矣遇人遇物必能方便慈惠周卹溥

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此恐流于兼愛曰子
恐乎決不流矣吾亦恐也心尚殘忍無愛之可流經
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
問學何爲者也羅子曰學爲人也蓋父母之生我人
也人則參三才靈萬物其定分也全生之則當全歸
之故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夫所謂立身者立天下
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鎮地焉以立人極于宇宙之
間所謂行道者行天下之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揚事
業出則治化天下處則教化萬世必如孔子大學方

爲全人而無忝所生故孟子論志而願學孔子亦恐
其偏此身也小此身也偏小此身卽羞辱父母也豈
必爲惡然後爲不孝哉
羅子曰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
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學則希聖而希天者
也夫欲希聖希天而不求己之所同於聖天者以學
焉安能至哉反而思之我之初生一赤子也赤子之
心渾然天理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蓋卽莫之爲而
爲莫之致而至之體也然則聖人之爲聖人亦惟以

其不慮不學者同之莫爲莫致者我常敬順乎天天
常生化乎我久之自成不思不勉之聖矣聖如孔子
其同尤親切焉彼赤子之出胎而啼也是愛戀母之
懷抱也孔子指其愛根而名仁推此愛根以爲人合
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曰爲人者常能親
親也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不忍一
毫惡於人不敢一毫慢於人位天地育萬物其氣象
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已經曰聖人之德又
何以加于孝乎

問孔子巧以成聖羅子使求孟子之雅言弟子曰孟
子雅言仁義孝弟而已奚其巧羅子起立衆中而呼
之曰子觀吾此身乎豈不根於父母連兄弟而帶妻
子也耶而夫子乃指此身爲仁又指此身所根所連
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
可運之掌也是此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
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人之所以
能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一啓口之頃也
豈非天下之至巧至巧者耶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

在易而求諸難辛苦平生竟成話柄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經曰立身行道

羅子曰孔孟立教為天下後世定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世不察乃謂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為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于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

可求如赴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桔槔沼潴縱多而無用也結果者萌須芽於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為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為天下萬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寬定鬼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人能日周旋于事親從兄之間以涇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

問孝弟爲教是矣如王祥王覽非不志於孝弟而不與之爲聖何也羅子曰人之所貴者孝弟而孝弟所尤貴者學也故質美未學者爲善人夫善人者豈孝弟之不能哉弗學耳弗學則如瞽目行路步或可進尺寸然終是錯違中正墮落險阻雖曾子未免大杖不走陷親有過之失而况于祥覽兄弟矣乎故曰行不著習不察終身不知夫由之而不知其道與瞽者行路何異哉又曰善人之孝弟與聖人何以異蓋聖人之學致其良知者也夫良知在與人變動而不拘

渾全而不缺時出而恒久弗息者也今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而不善致其良知者則執滯于一節而變或不通循習于一家而推或不廣矯激於異常而恒外可繼之道或違焉又安能以光天地塞四海垂之萬世而無朝夕也哉故君子必學之爲貴也經曰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羅子曰君子之學莫善於能樂至其樂之極也莫甚於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故孟子論古今賢聖獨以大舜之事親當之然此樂寧獨舜有之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是好也卽樂之所繇來也試觀赤子初生無幾厥親厥兄孩之則笑赤子方笑則親若兄之開顏而笑又加百倍矣此物則之必有者也而其交相歡愛卽所謂懿德之好也此實良知良能而又無不知之無不能之大舜初生與衆人一也衆人初生亦與大舜一也但衆人以外物分其心舜則愛慕終身惟欲父母兄弟之懽而已故曰允若底豫又曰象喜亦喜也彼其滿腔滿懷徹骨徹髓皆喜歡孝弟之意卽自然喜懽孝弟之人凡言行之合于孝弟者樂然取之

惟恐不得彼與我一我與彼一若合衆水之派而趨下流合衆派之流而歸滄海所以天下之士多就之者成邑成都天下定天下化天下大同也孟子之道性善也是見得孩提之良知良能無不愛親敬長也而其言必稱堯舜也是見得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也故必孝弟如大舜方謂之不失孩提愛敬之心方謂之父母存而樂兄弟無故而樂方謂之仰不愧俯不作而樂方謂之得英才而教育之以達己之孝而爲天下之孝達己之弟而爲天下之弟而樂于成其仁

義之化無疆無盡也其王天下與否不止是大舜之心不與即天下萬世之論大舜者亦不與不觀其王天下之久所行之政奚啻千百人時未必皆傳而所傳者惟孝弟焉其孝弟又皆深山側陋耕稼陶漁之時所行者也信乎孩提之愛敬可以達之天下信乎君子之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也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舜之謂也

問立身行道果何道耶羅子曰大學之道也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如許大事惟立此身蓋丈夫之所謂

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如言孝則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即不得謂之孝也如言弟則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皆弟而其弟始成苟一人不弟即不得謂之弟也是則以天下之孝為孝方為大孝以天下之弟為弟方為大弟也曰允若茲即孔子之孝弟未曾了也曰吾輩今日之講明此學求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曷故哉正以了孔子公案耳曰允若茲即吾輩未必能了也曰若吾輩真能為孔子公案乎則天下萬世不

患無人爲吾輩了也吾人學術大小最於世道關切
羅子曰吾心體段其虛本自無疆界其靈本自無障
礙能主耳自而不爲所昏能運四肢而不爲所局故
聖人於其脫胎初生之際人教不得物強不得時節
渾然宴然之中指示出一條平平正正足以自了此
生之大路曰大人者須不失赤子時曉知愛父愛母
不須慮不須學天地生成之真心也此個真心若父
母能胎教姆訓常示母誑如古之三遷善養又遇地
方風俗厚善又且有明師爲之開發良友爲之夾持

稍長便教以敬讓食息便引以禮節良知良能生生
不已知好色而不奪於少艾有妻子而不移于恩私
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將
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
必不果一生爲人千緣萬幸上得道條程途方可謂
人之大路禮經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
之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準推之前乎千古後乎百
世而準是則聯天下國家以爲一身聯千年萬載以
爲一息視彼狗彘欲於老尺之軀而延命于旦夕之近

者其大小何如耶經曰甚哉孝之大也
羅子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其同者也吾
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為子姓又分之而為曾
玄分久而益衆焉則為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
子更不知其初為一人之身也已故聖人立為宗法
以統而合之絲根以達枝絲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
其形久至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
一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
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夫天之為命本只一理今生為

人為物其分甚衆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
不同之人之物之中而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個天
命之性嗚呼其欲信曉而合同也勢亦甚難也苟非
聖賢有箇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不愈遠而愈迷
亂也哉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箇良知指在赤子孩
提處見之夫赤子孩提其真體去天不遠世上一切
智巧心力都來着不得分毫然其愛親敬長之意自
然而生自然而切濃濃藹藹子母渾是一個其四海
九州誰無子女誰無父母四海九州之子母誰不濃

濃藹藹渾是一個也。故夫盡四海九州之千人萬人而其心性渾然，只是一個天命。雖欲離之而不可離，雖欲分之而不可分。如木之許多枝葉而貫以一本，如水之許多流派而出自一源，其與人家宗法正是。一樣規矩亦是一樣意思。人家宗法是欲後世子孫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宗旨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亦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即一人，亦可也。說一人即天下，亦可也。

可也。說萬古即一息，可也。說一息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個不得歸著，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諛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政。與原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天然不變之體又何啻霄壤。

也哉如人家子孫衆多各開閭戶各立藩籬無宗以
統而一之其不至于相戕相賊而流蕩無歸者無幾
矣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此之謂也
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而罪莫大於不孝蓋人者
仁也孝則仁仁則成其為人故行莫大焉不孝則
不仁不仁則不成其為人故罪莫大焉孝以成仁
亦曰仁成是以曾子曰大孝尊親大孝不匱而其
養曾皙也飲食必請所與謂之養志志者帥氣而
塞天地者也舍此弗養而區區口體之間豈所謂

尊親不匱哉孝經所說無非此意然若水中之月
鑑中之像不可以迹求也後世或以其文句之少
而畧之又或得其詞而忽其理逐其末而遺其本
經幾晦哉吾師

羅子獨得此經之旨故其言孝也以仁言孝其言仁
也以孝言仁起不敏不足以知之然竊意欲明孝
經之宗旨似當自羅子始然以狗象執迹之見求
之恐羅子之說亦未易明是以君子不可不求正
於先覺也謹書此以自警

孝經引證

孝經引證

明 歸善 復所揚起元 纂

日本 東都 岨嵒山如山 校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余忘

孝經一登

孝之道余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
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
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
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
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曾子芸瓜誤斷其
根曾皙怒投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
起曰大人教參得無疾乎孔子聞之以告門人曰參
來勿內三日曾子因客而見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
有子曰舜乎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

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
立體而不去殺身陷父以不義不孝孰是大乎經曰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
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泣官不敬
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
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
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
如此所謂孝也已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

父母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經曰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孫綽曰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祀若匍匐懷袖日用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禮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盛容飾以適父母之所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之衣食簞席枕几不傳杖履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庖匪餽莫敢用在父母之所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洩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祖禘不涉不擻經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恒言不稱老居不主輿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
門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于無形不
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
辱親也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冬温而夏
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三賜不及車馬不敢以
富貴加於父兄經曰居則致其敬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

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于人乎祭
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
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
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經
曰養則致其樂
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
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
止復故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

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經曰疾則致其憂

君子居喪讀喪禮喪禮備在方策不可悉載父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

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中月而禫始飲醴酒食乾肉此其大節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高子臯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經曰喪則致其哀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

躬朝之敬之至也后妃齋戒親東而躬桑及時將祭
 君子乃齋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齋不齋則于物
 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
 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
 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是故君子
 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
 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
 可以交於神明也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齋者不樂

不弔非致齋也不晝夜居於內夫齋則不入側室之
 門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
 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經曰祭則致其
 嚴

曾子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
 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
 反此作

子路曰有人于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
 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

吾意者身未敬邪色未順邪辭不順邪古人有言曰
衣歟食歟曾不爾卽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
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
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
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也經曰行成
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
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
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內則曰父母有過下

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
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
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
陷於不義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
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
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
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
之所從矣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

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

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朝廷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

行此三者則愼乎天下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

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孔子之謂也

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余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人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

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曾子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

辱必不果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佛言凡人事天地鬼神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
蘭公曰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
生孝至于民王道為之成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
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
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
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經曰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
乎四海而無所不通

曾子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

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
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
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
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子路見孔子曰負重道遠
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繇事二親
之時食嘗藜藿之食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
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
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啣索幾何
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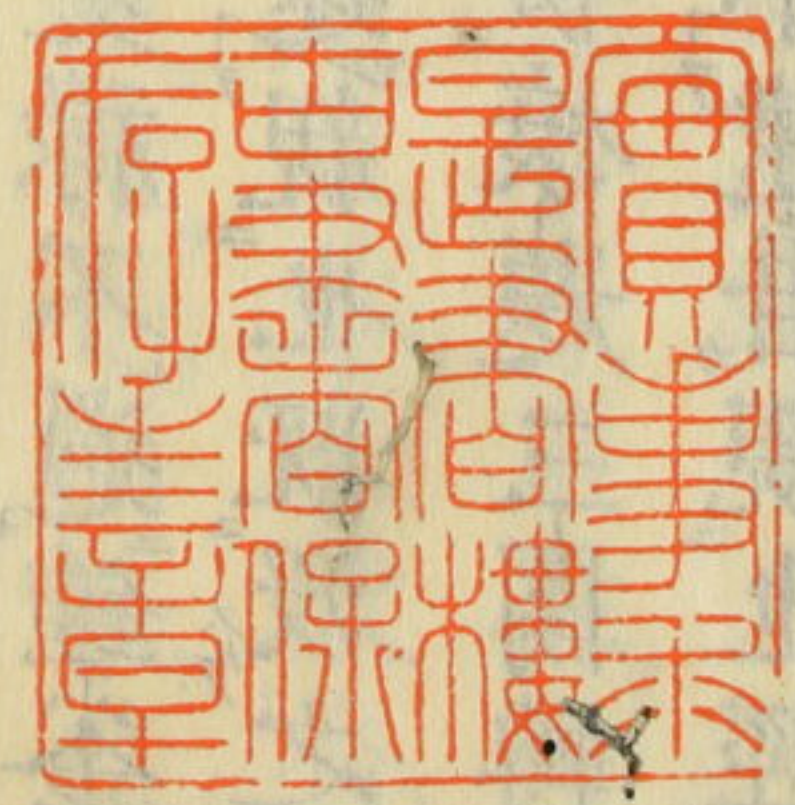
孝經章句
欲養二親不待孔子曰絲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
事盡思者也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
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
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
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
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
擇官而仕故君子躋褐趨時當務爲急曾子曰往而
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
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

不如鷄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
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沒之
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椽題三圍轉
轂百乘猶北鄉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經
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此之謂也

曾子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
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
物可謂不匱矣父母嘉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
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旣沒必求仁者之粟

以祀之此之謂禮終不致父母則必求其善之

此句語不圓矣父母之善而不致父母則必求其善之
愛之於何謂用矣矣莫二矣善何謂用矣矣對厥辭
曾子曰養其心者用之以中養其體者用之以和
曰坐進食退必求其和也之謂也矣
雖曰樂歸止職而忘其非氣類也悲不
為吾等而致矣焚香真誠堂前火
尚餘水如而清淨非以爲多也樂其
不致誠親親也



文政二己卯年四月

芝神明前

和泉屋吉兵衛

東都書肆

日本橋通二丁目

小林新兵衛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notes in cursive script]

